

# 冰心與梁實秋友情深

精彩人生

1923年7月，也就是梁實秋即將赴美留學的前夕，他在《創造》周報上發表了《〈繁星〉與〈春水〉》一文，對冰心的《繁星》與《春水》兩部小詩集做了批評。當時的梁實秋正處於「青春的浪漫」中，強調詩必須是情感充沛的。他覺得冰心是一位冰冷的女作家，詩讓讀人讀完後，得到的只有「冷森森的戰慄」，並且梁實秋告訴讀者：「冰心女士是一個散文作家、小說作家，不適宜於詩；《繁星》和《春水》的體裁不值得效仿而流為時尚。」這時的冰心在全國文壇上的聲望要比梁實秋高得多，被梁實秋批評得一無是處的小詩，當時正風靡文壇，其體裁成為很多文學青年模仿的對象。可想而知，梁實秋的這一大篇宏論是很難讓她服氣的。

那篇文章發表後沒幾天，梁實秋就踏上了去美國的輪船。在這艘船上，經許地山介紹，他認識了自己剛批評過的小詩作者冰心；冰心給他的最初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梁實秋問她去美國修習什麼專業，她說是文學，然後禮節性地問梁實秋學什麼專業，他回答說：「文學批評。」他們的談話到此就打住了。

他們在海上搖晃了幾天後，許地山、顧一樵、冰心、梁實秋這幾個志趣相投的人，一塊兒辦了一份文學性質的壁報，張貼在客艙的入口處。有了一些交流之後，原有的偏見慢慢消除了，兩人成了好朋友。梁實秋甚至把對女朋友程季淑的思念也向冰心傾訴，告訴她在上海與女友分別時，自己大哭了一場。

## 在美國結友情

到了美國後，梁實秋先是去了科羅拉多，獲得學士學位後，第二年進了哈佛大學，冰心就讀的學校是威爾斯萊女子學院，兩所院校同在波士頓地區，相距一個多小時火車的路程。每逢周末或美國的假日，梁實秋就邀幾個同學去訪問冰心，因為在同赴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只有冰心無人做伴，隻身一人在威爾斯萊女子學院。

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湖社」，近似一個學術組織，由於每個人專業不同，他們約定每月一次，在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學主講他的專業，其他人可以提問，並參加討論。有時候，冰心也和梁實秋他們一起到波士頓的杏花樓吃廣州菜。隨着友情漸漸深厚，梁實秋發現冰心「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

對人有幾分矜持，至於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覺之敏銳，性情之細膩，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1925年春天，波士頓一帶的中國留學生忽然心血來潮，要演一齣說英語的中國戲，而且籌劃的責任就落在梁實秋與顧一樵的身上。他們選定了《琵琶記》。這齣戲需要一個男子來演蔡中郎，一個女士演蔡中郎的妻子趙五娘，一個女士演蔡中郎新娶的妻子牛小姐，也就是牛丞相之女。在這群留學生中，因為梁實秋以前在清華學校時有過表演的經驗，所以男主角非他莫屬。而兩個女主角分別由來自上海的謝文秋飾趙五娘，冰心飾牛小姐。他們對傳統戲劇雖然並沒有多少了解，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編排，居然在開演那天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1926年，梁實秋和冰心都從美國學成歸國，並分別在大學裡找到了立足之處。

## 抗戰時重慶相逢

抗戰爆發後，梁實秋拋妻別子流落到昆明，後來又到了重慶。冰心和吳文藻不久後也到了重慶。梁實秋當時住在北碚。而冰心夫婦住在歌樂山，恰好是梁實秋進城經過的路邊不遠的山頭上。三人本來就是同學兼朋友，再加上當時又同為國民參政員，在戰亂的時代背景下，倒有了更多的時間交往。

梁實秋第一次去看冰心，發現她的生活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養尊處優」，房子雖是洋房，牆卻是土砌的，窗戶很小，裡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濕，唯一可以宣人性情的是門外的幾十棵松樹。但是這樣的房子也還是借來的，他們夫婦二人的生活實在很清苦，最值錢的家當就是辛辛苦苦從北平背到這裡的一張彈簧床。

梁實秋居住的北碚，要比冰心的住處熱鬧得多，這裡聚集了很多逃難的知識分子。梁實秋和同學吳景超夫婦在這裡合買了一處住房，題名為「雅舍」。由於梁實秋一個人流落在外，沒有家累，再加上他性格開朗，才氣縱橫，談吐幽默風趣，「雅舍」遂成為朋友們相聚的好地方，人氣興旺。冰心有空的時候，也來此一坐。大家說笑暢談，常至深夜，冰心就與吳景超的夫人龔業雅擠在一張床上，湊合着睡上一晚，第二天再趕回歌樂山。

有一次大家為梁實秋的生日擺「壽宴」，宴後他興致不減，一定要冰心在他一本簿冊上題字，冰心那天喝了一點酒，略一思索便揮筆而成，她寫道：

「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個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這時，圍在書桌旁邊的其他男士們大為不滿，都叫着說：「實秋最像一朵花，那我們都不夠朋友了！」於是冰心說：「少安毋躁。我還沒有寫完。」接着筆鋒急轉，繼續寫道：「雖然是一朵雞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實秋仍需努力！」

梁實秋不僅文才出眾，品貌也是「上品」，再加上談吐幽默風趣，很受朋友喜歡。女詩人方令孺說他「淡泊風流」，冰心則稱他為「風流才子」，這既指他的才文出眾，也指他很受女性朋友青睞。梁實秋和冰心之間常有書信字畫往來，有一次梁實秋給冰心畫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說：「畫梅花有什麼了不起，狗也會畫。」朋友間的諧謔打趣可見一斑。

抗戰勝利後，吳文藻被派駐日本，冰心也隨同前往。她知道梁實秋喜歡杜甫詩歌，而且也正在收集各



老年時的冰心

梁實秋與程季淑



## 梅花小型張

□懷舊堂主

梅花，別名春梅、乾枝梅，薔薇科，櫻屬，中國傳統名花，已有三千年栽培歷史。梅花傲霜耐寒，開花時間早，花期長，隆冬時節，百花凋謝時，梅花卻依然挺立，不畏寒威，故被譽為群花之首。國人把梅花與松、竹譽為「歲寒三友」，與蘭、竹、菊譽為「四君子」。在花四君子中，梅花開花最早，二月開放，花梗短，花瓣有白色、淡紅色等，葉闊卵形或卵形。

目前，梅花已有二百餘種。古人賞梅，欣賞



## 郵手好閑

其盤曲的虬枝老幹，品味其馥郁之濃香。讚美它不畏寒威、傲雪而開的崇高氣節。

《梅譜·後序》云：「梅以韻領，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怪者為貴。」隋唐時代，植梅詠梅之風盛行，今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內有一株古梅，傳為隋朝遺物，稱曰「隋梅」。杭州孤山的梅花，唐時已聞名於世。

唐代白居易曾寫過一首《憶杭州梅花》，因敘舊寄蕭愬律》詩：三年閒悶在餘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裡麗如妝。1985年4月5日，中國郵政發行T103《梅花》特種郵票一套六枚及小型張一枚。郵票與小型張共為八種梅花，是北京林學院從二百多個梅花品種中推選出來的。這套梅花郵票圖案採用傳統的工筆重彩表現手法，在絹上精心繪製而成，其中六易其稿，最後挑選出七幅正稿，刻畫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的詩意。

其中，小型張圖案描繪了「台閣」、「凝馨」兩個品種梅花的形象。「台閣」花朵較大，其花特點在於盛開的花朵中心，時常會生出一個柔嫩的花蕾，宛若在年輕媽媽懷抱裡的一個嬰兒。「凝馨」花開白色，其香撲鼻，花朵豐滿，花姿溫馨，並有吉祥富貴之感。



春日桃花開滿枝

王鉅科 摄

## 東巴文化

### 華夏風情

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她是雲南省獨具特色的旅遊景區，這裡美麗的自然景觀以及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麗江古城，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國內外遊客，獨特而豐富的納西族東巴文化更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

東巴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文化一樣，也是一種宗教文化，是由東巴世代傳承下來的納西族古文化。東巴文化的主要傳承者——東巴，意譯為智者，是納西族最高級的知識分子，他們多數集歌、舞、經、書、史、畫、醫為一身。

麗江東巴文化學者蘭偉說：「東巴文化包括圖畫象形文字、東巴經、東巴畫，東巴舞蹈、東巴音樂，還有東巴的各種道場，就是祭祀活動，這部分也包含有民族心理素質的很多內涵，所謂東巴文化

就是指的這麼一個文化體系。」

東巴文是一種十分原始的文字，從文字形態發展的角度來看，它比甲骨文還要原始，屬於文字起源的早期形態，最早是寫、畫在木頭和石頭上的符號圖像，後來有了紙，才把這些符號圖像寫在紙上。由於東巴才掌握這種文字，故稱為東巴文。東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人類社會文字起源和發展的「活化石」。

蘭偉說：「象形文字從它的造字以及整個發展的情況來看，它是從圖畫逐步發展演變成現在的東巴文字，所以現在的東巴文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每一個東巴文字都是很美的一幅畫。」

蘭偉又稱：「東巴經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活着的象形文字了，它現在被統稱為納西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因為它牽涉到納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歷史、政治、天文地理、文學藝術、宗教、人類學，甚至於醫藥，還有生產生活方面的許多知識，當然也有很多神話故事。」

據不完全統計，東巴象形文字共有1700多個，它集書畫於一體，線條流暢，筆法簡練，色彩鮮豔。

，目前很多東巴仍然在使用這些文字。隨着納西族社會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在明末清初，麗江的一些東巴，又創造了格巴文。格巴是弟子的意思，格巴文的意思是東巴什羅後代弟子創造的文字，格巴文是對東巴文的改造和發展。

摘自麗江旅遊網



東巴文被稱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 名人軼事

1927年9月17日，魯迅收到北京自己的學生臺靜農的信件，信裡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時候聽說魯迅的名字，想請劉半農幫助，提名魯迅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魯迅當即回覆了上述這封信，信裡的態度絲毫也不曖昧，表達得非常截然。先把魯迅致臺靜農的原信抄錄一下：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

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我是中國人，靠着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成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未名社出版社，在這裡有信用，但售處似乎不多。讀書的人，多半是看時勢的，去年郭沫若書頗行，今年上半年我的書頗行，現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這裡的書，要作者親到而閱才好，就如江湖上賣膏藥者，必須將老虎骨頭掛在旁邊似的。

還有一些瑣事，詳寄霽野信中，不贅。

迅上，九月二十五日。

對於這封確之鑿鑿的信件，仍然有許多人表示質疑，尤其是以聞名中國的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為代表。2008年11月29日，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馬悅然在一個主題為「諾貝爾文學獎與華文文學」的主題講座上第一次公開闢謠，指瑞典學院從來沒有問過魯迅願不願意拿獎而被魯迅回絕。他的原話是這樣的：「我知道大陸出了一些謠言，說瑞典學院院士斯文·赫定在1930年代初在中國的時候，問過魯迅他願不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說的是魯迅拒絕接受。我查了瑞典學院的檔案之後，敢肯定地說這只是謠言。瑞典學院從來沒有問過一個作家願意不願意接受獎。」他指出，魯迅之所以沒有得到諾獎：第一，沒有人推薦他；第二，他的文學作品是在他逝世後才被翻譯成英文。

而持此觀點的人還有蔡登山，這位一直為現代文學史上諸多作家寫傳記的台灣作家在大陸最近新出版了一本暢銷書：《魯迅愛過的人》。

在這本書中的第九章《平生風趣兼師友——臺靜農與魯迅》中，蔡登山詳細披露了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一事的詳細經過。現摘錄如下：「至於魯迅在1927年拒絕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多年來未得其詳。1989年北京魯迅博物館與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渝到臺靜農的台北寓所對他的訪問中，臺靜農終於道出事情的原委：那年9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訂婚宴，北大同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前往祝賀。席間半農把我叫出去，說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諾貝爾獎的評委之一，他想為中國作家爭取一個名額。當時有人極為梁啟超活動，半農以為不安，他覺得魯迅才是理想的候選人。

但是，半農先生快人快語，口無遮擋，他怕碰魯迅的釘子，便囑我面函商，如果魯迅同意，則立即着手進行參加評選的準備，如將參評的作品翻譯成英文，準備推薦材料之類，結果魯迅回信謝絕，下一步的工作便沒有進行。魯迅在9月25日接到臺靜農寫於9月17日的信，當天就立即寫信給臺靜農作了回覆。在信中，魯迅首先對劉半農「為我、為中國」的好意，表示深深的感謝，接着他以「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故「不願如此」的明確態度，斷然拒絕了劉半農的提議。他還以他曾翻譯過《小約翰》的作者望·蘭覃（F.W.VanEeden）未能獲獎為例，說明「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還很多，『要拿這錢，還欠努力』。」

從以上所摘文字可以看出，所謂的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實際上只是魯迅的朋友們的一廂情願，而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和瑞典皇家學院的意見，有點中國作家自擺烏龍的意思。

然而，2005年，《南方週末》的記者夏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採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主席埃斯普馬克時，這位主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1988年有一位中國作家非常接近獲獎。那就是沈從文。戰前是沒有來自中國的作家被提名。以前有一個考古學家斯文·赫定曾經建議把諾貝爾獎給中國的胡適，但是（瑞典）學院認為胡適不是一個作家，更像一個思想家或者改革家。所以沒有給他。在1930年代中期，學院曾經派人給魯迅帶話，傳給他一個訊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魯迅自己認為他不配，他謝絕了。」

為了確認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夏榆還進一步問道：「評委會把這個提名訊息傳給魯迅本人了嗎？」

埃斯普馬克回答說，傳達過，魯迅拒絕了。而且魯迅說中國當時的任何作家都不夠資格獲得諾貝爾獎。

埃斯普馬克曾經擔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主席長達17年之久，他有一本書已經有中文版，叫做《諾貝爾獎内幕》。但是，他所說的魯迅拒絕諾貝爾獎的時間，卻與魯迅書信裡提到的不同，大約是埃斯普馬克的記憶出錯。

但在回答夏榆提出的關於參評諾貝爾獎的作品必須譯成瑞典語的問題時，他回答道：「我們讀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譯成瑞典語。我們很多評委懂其他的語言：德語、法語，還有其他的北歐語言，也有意大利語、中文。如果有一種小語種是沒有被翻譯的，我們會去訂購，請人去評估和翻譯。但即使這樣的話，我們也只訂購18份，不會多做。這樣的情況經常會發生。我們訂購要讀的一本書，有時候只印18本。而且那些評估和翻譯書的人，我們不讓他們互相有關係，這個人在中國，那個人就在另外的地方，不讓他們之間有關係。而且我們也會請一些專家作評估，但是不管什麼樣的專家評估，我們所有的人都會自己作判斷。必須所有的人自己看，自己作決定。」

所以我們不會忽視任何小語種的文學，如果沒有那些語言，我們就會去找，我們不懂就會請人去譯。」

而他的這段話，恰好推翻了馬悅然的那段話，不一定非要翻譯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魯迅1927年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事情，當年的媒體未做任何報道，只在巴黎的圈子裡流傳了一下。但是，胡適還是知道了，第二年，當斯文·赫定詢問胡適是否願意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時，也同樣被胡適一口拒絕了。

顯然，這是一種魯迅效應。

摘自趙瑜《小閒事》